|  |  |  |
| --- | --- | --- |
|  | 联 合 国 | A/HRC/32/48 |
| _unlogo | 大 会 | Distr.: General21 April 2016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

人权理事会

第三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4

需要理事会注意的人权状况

 白俄罗斯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秘书处的说明

 在本报告中，白俄罗斯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介绍自上一次报告(A/HRC/29/ 43)以来白俄罗斯人权状况的进展，并评估该国自2010年以来对联合国人权机制所提建议的总体遵守情况。调查结果显示，除了最近于2015年总统选举前夕释放了政治犯之外，该国对基本人权一贯的、根深蒂固的限制状况没有得到任何改善，而正是这种状况促使2012年设立特别报告员的任务。因此，应当维持当前联合国对白俄罗斯遵守人权义务情况的监督水平，特别是考虑到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特别报告员在报告最后提出了一些建议，同时考虑到将于2016年9月举行的议会选举。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3

 A. 背景 3

 B. 方法 5

 二. 法治和法律框架 5

 三. 与国际人权系统的合作 6

 四. 联合国人权机制表达的人权关切和遵约程度 7

 A. 意见和表达自由，以及媒体自由 7

 B. 结社自由 9

 C. 和平机会自由 10

 D. 人权维护者的处境 12

 E. 民间社会 13

 F.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14

 G. 任意逮捕和拘留，以及强迫失踪 15

 H. 死刑 16

 I. 选举制度 17

 J. 工作条件 18

 K. 歧视 19

 L. 文化权利 21

 五. 结论和建议 21

 一. 导言

 A. 背景

1. 本报告系根据人权理事会第29/17号决议提交。虽然本报告依据的是2016年3月31日之前收到的资料，但考虑到本报告评估白俄罗斯政府遵守联合国人权机制在过去五年间对其所提建议的程度，因此涵盖的时期延伸到特别报告员上一份报告(A/HRC/29/43)以前。这样，特别报告员着力评估的是该国法律框架及国家机关的做法在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总体变化―― 或许也可以说是没有变化。

2. 特别报告员提出这项关于联合国在白俄罗斯所开展人权宣传的结果的审查，时间上在两个重大事件之间：2015年的总统选举和定于2016年9月举行的议会选举。在2010年12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之后，白俄罗斯政府使用大规模暴力行动打压反对派领导人及其支持者。政府先是监禁了七名总统候选人，继而又对许多基本人权施加了系统的和蓄意的限制。

3. 2012年，基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一份报告(A/HRC/20/8)，人权理事会第20/13号决议设立了白俄罗斯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任务，并请任务负责人每年向理事会和大会提交报告。之后，理事会第23/15号、第26/25号和第29/17号决议分别将任务任期延长了一年。其他联合国人权机构和机制，包括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也提出了许多建议，旨在改善该国人权状况和政府对其国际义务的遵守情况。

4. 特别报告员对该国在2015年10月11日总统选举之前释放六名政治犯(Mikalai Statkevich, Mikalai Dziadok, Ihar Alinevich, Yauhen Vaskovich, Artsiom Prakapenka和Yury Rubtsou)表示欢迎。特别报告员注意到，这次释放得到了政府间组织和人权组织的欢迎。

5. 特别报告员还注意到，与2010年上一次总统选举不同，2015年总统选举期间没有发生警察暴力事件，也没有逮捕政治反对派。

6. 尽管特别报告员对这些让步做法表示欣慰，但他关切的是，对上述政治犯的释放与对他们的监禁在做法上同样是任意性的。此外，释放绝不是出于支持选举自由，因为没有恢复被释放者的公民权利或政治权利。因此，2010年选举之后被拘留的七名总统候选人，与2014年赦免的其他长期政治犯(见A/HRC/29/43, 第63段)－例如Ales Bialatski－一样，都无法参加2015年的选举。

7. 尽管执法机构没有实施暴力行为，但根据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的评估，与2010年举行的选举相比，2015年总统选举开展过程的限制性没有降低，其结果的可靠性也没有得到提高。[[1]](#footnote-2) 因此，在选举前夕释放囚犯但不恢复其参加选举的权利的做法，可能只是加深了笼罩该国治理数十年的恐惧氛围。正如特别报告员在前几份报告中指出的那样，自2010年以来，压制性的法律框架反而有所收紧，同时加剧的还有使用刑事和行政制裁打压反对者和批评者或是任何异见言论(即便是和平的言论)的系统性做法。

8. 2016年9月议会选举的方式和结果将考验总统改革白俄罗斯人权治理的决心。白俄罗斯议会是欧洲大陆上唯一一个不会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的议会，只是充当总统决定的橡皮图章。过去20年里的每一届议会都是如此，无论反对派是否为抗议限制而尝试参加或决定举行联合抵制活动。

9. 特别报告员希望下一届议会选举将不仅仅没有暴力和压迫，还允许发表除总统意见之外的其他政治意见，这样，各种政治力量将能够赢得与它们经过独立验证的得票数相称的席位。

10. 死刑在刑法典中的持续存在及其一再运用，仍然是昭示该国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不遵守状态。特别报告员对法庭使用死刑表示痛惜。最近一次死刑判决是于2016年2月16日颁布的，而就在一天之前，欧洲联盟理事会刚刚取消了对白俄罗斯个人和企业的大部分制裁。

11. 在报告所述期间，特别报告员注意到管理集会、表达和结社自由以及其他人权的“基于许可”的制度没有发生变化。特别报告员认为，这种根深蒂固的制度是该国普遍存在的恐惧气氛的起源，这种气氛阻断了不受政府欢迎的任何表达看法、组织集会或结社的尝试。这就使得任何未事先获得当局许可的公共活动在法律之下都属犯罪。在每件案件中，都是当局自己决定是否应将法律下的刑罪化变成事实上的刑罪化，以及从范围广泛的刑罚(从行政惩罚到刑事惩罚、从罚款到监禁，再到剥夺不相关的公民权利)中选择何种惩处形式。过去二十年里的所有变化，包括对执法机构的最新指示，都仅限于在这个制度的范畴之内，有时进步一些，有时退步一些，与此同时政府仍保有对公共生活的完全控制。

12. 2015年5月4日，白俄罗斯接受了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尽管特别报告员对于当局参与审议进程的程度感到鼓舞，但他指出，各成员国提出的建议与上一轮审议期间提出的建议相似甚至完全一样，反映出该国人权整体状况没有任何改变。特别是，该国所接受的涉及除政府设立组织之外的民间社会组织的建议均没有任何进展。

13. 根据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在2010年提出并于2015年再次提出的建议(见A/HRC/15/16和A/HRC/30/3)设立一个国家人权机构的工作尚未进行。如果有一个符合《巴黎原则》的国家机构，就可以协助政府处理其薄弱环节，并为逐步遵守国际标准铺平道路。特别报告员痛惜的是，没有为设立这样一个机构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14. 最近释放政治犯和向执法机构下发指令要求避免对和平示威者使用武力，不应以此掩盖该国总体人权状况的事实真相。根据特别报告员的评估，自总统选举以来，当局没有表现出从本质上缓解对人权的系统性限制的任何决心，也没有主动依照建议与国际人权机制合作。[[2]](#footnote-3) 特别报告员在提出建议时考虑到了这些因素。

 B. 方法

15. 尽管多年来特别报告员不断提出请求，但他没有得到白俄罗斯当局的任何合作。任务负责人最近提出的一项请求是2016年2月17日向白俄罗斯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提出请求访问白俄罗斯，截至2016年3月31日仍未得到答复。特别报告员对这种情况感到痛惜，因为与任务负责人的合作，即便是渐进式的，也能让他获得第一手资料，并表明该国处理系统性人权问题的诚意。

16. 考虑到实地访问不可能成行，特别报告员继续以各合作伙伴提供的资料为基础开展工作，他们包括：权利持有者、侵权行为受害者及其家属、民间社会行为方、国际和区域组织的代表，以及外交人员。在寻求这类资料的过程中，特别报告员继续遵循独立、公正和客观的原则。开展本报告所载分析所需的资料来源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报告员特别重视这些资料来源的人身安全。

17. 与前几份报告一样，特别报告员介绍自向人权理事会提交上一次报告以来白俄罗斯的主要人权关切。此外，如上所述，他的分析侧重于白俄罗斯对联合国各人权机制所提出众多建议的遵守情况。各项建议的编排组合沿循自白俄罗斯接受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第一轮审议的2010年以来联合国各人权机制的建议编排。

 二. 法治和法律框架

18. 2015年10月总统选举之后，白俄罗斯没有出台任何改善人权状况的立法行动；压迫性的法律和做法仍在实行。

19. 总统令仍被用作白俄罗斯的主要立法机制(见A/HRC/26/44, 第21段和A/HRC/29/43, 第21段)。在议会，仍然不可能提出任何形式的反对意见，议会所做的只是批准提交给它的立法。在任何问题上，总统令都可以推翻关于任何问题的现行法律，包括宪法法律。

20. 总统行政机构也无视分权原则，可以确定行政政策，起草议会通过的立法草案，并通过提供有关国家政策的概念性命令(指令)对法院施加影响。现行法律框架不允许改革，除非有总统的政治意愿为基础。因此，公民无法行使基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如经济、社会及社会权利，无论其是否载于宪法或国际条约，尽管政府在执行国家政策时可以提及他们的权利。

21. 特别报告员仍对其提交人权理事会的上一份报告(A/HRC/29/43, 第34-40段)中所描述的法官和检察官的任命制度感到关切。总统可以单独提升或贬黜任何法官或检察官。2010年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报告便已着重指出这种司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缺乏任何分离的现象(A/HRC/15/16, 第98.25段)，2015年的报告又再度指出这个问题(A/HRC/30/3, 第127.74-75段)。2012年，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促请白俄罗斯依照《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保证司法机关充分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包括设立一个独立机构，负责法官的任命、晋升、停职和解职(E/C.12/BLR/CO/4-6, 第6段)。据特别报告员所知，这样一个机构尚未设立(截至2016年3月31日)。

22. 尽管联合国各种机制提出了许多建议，该国的辩护律师仍然完全依附于司法部，后者控制着进入法律行业的门槛。对违反规则的做法(例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合作)的任意的、政治化的指称可以导致在任何时候惩戒性地将律师开除出律师协会，并不能上诉。

23. 特别报告员重申，他呼吁白俄罗斯政府开展广泛改革，使立法符合国际人权义务。他建议政府，除其他外，废除《刑法典》的第193.1条(将加入未经许可的社团和公共活动定为刑事罪)，与所有媒体和民间社会活动方协商改革对媒体的压制性管理，并实行法律上暂停死刑以期最终废除死刑。

 三. 与国际人权系统的合作

24. 2015年5月4日，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对白俄罗斯进行了第二次审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编写的资料汇编(A/HRC/WG.6/22/BLR/2)中包含了关于截至2015年3月4日该国当局与联合国人权系统的合作程度。自那天以后，特别报告员没有注意到任何进一步合作。当局拒绝支持向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发出长期邀请的建议(A/HRC/30/3, 第130.25-130.38段)

25.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白俄罗斯政府审议和支持了普遍定期审议工作关于考虑或促进批准或加入《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A/HRC/ 30/3, 第127.2-127.5段)和《残疾人权利公约》(A/HRC/30/3, 第127.7-127.11段)的建议。然而，特别报告员指出，白俄罗斯政府在第一轮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支持了类似的建议(见A/HRC/15/16第97.1段和第97.2段)，但此后，除了2015年9月白俄罗斯签署了《残疾人权利公约》，在这方面没有获得任何实际进展。

26. 2016年，白俄罗斯按计划要接受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和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的审议。白俄罗斯向残疾人权利委员会提交了合并报告：该委员会的审议工作将基于该国应于2016年5月24日提交的对初步问题清单的答复。

27. 自从特别报告员上一次报告以来，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提起了若干案件。人权事务委员会在2015年10月的第一百一十五届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涉及白俄罗斯的六份来文的意见，其中大多数涉及对表达、集会和结社自由的侵犯。[[3]](#footnote-4)

28. 特别报告员得知，白俄罗斯政府在国际合作伙伴的支助下组织了若干讲习班和研讨会。各机制所提出的举行有关人权事项的短期活动的做法(特别见A/HRC/30/3, 第14段)在白俄罗斯已经实施多年；然而，特别报告员没有掌握任何资料表明，在这类集会之后，法律框架或是政府官员的做法有发生任何实际变化。例如，2016年3月10日举行了一场关于死刑的会议。这次为期一天的活动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驻白俄罗斯大使馆联合组织的，有若干高级别人员发言。特别报告员没有受到邀请。

 四. 联合国人权机制表达的人权关切和遵约程度

 A. 意见和表达自由，以及媒体自由

29. 在报告所述期间，尽管过去几年中特别报告员和若干联合国人权机制不断提出建议，表达自由在白俄罗斯仍受到国家媒体的严重限制，这是欧洲唯一由政府完全控制的国家媒体，其控制延伸至广播、电视、新闻界和互联网媒体。尚未进行或准备进行任何法律变革以改变对媒体的压制性管理。媒体分支机构的注册制度仍然是“基于许可”，而不是如建议的那样“基于通知”，致使新机构在没有当局同意的情况下，根本无法运作。当局只要指出媒体内容“有害于国家”，就有权向任何类型的媒体提出警告和暂停其运作，包括互联网媒体。有关媒体实体只能向行政法院就这类决定提出上诉，而行政法院只考虑主管当局是否有权签发此种禁令。因此，法院往往甚至不考虑实际媒体内容，就核准禁令。

30. 在将于2016年9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媒体多元化和表达自由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欧安组织民主体制和人权事务处有关2012年上一次议会选举和2015年总统选举的报告中关于媒体管理的建议[[4]](#footnote-5) 仍未得到落实。

31. 2015年7月和8月，七名记者因与未经认证的外国大众媒体合作而被罚款。2016年1月12日，记者Larysa Shchyrakova根据《行政法》第22.9条的规定遭到罚款处罚。Kalinkavichy地区法院对自由记者Kanstantsin Zhukouski进行缺席审判，责令其支付巨额罚款。[[5]](#footnote-6)

32. 内政部长最近的一项声明反映出一种令人担忧的发展趋势，该部长在2016年3月1日表示，一些媒体可被描述为已向警方发起了“信息战”，因此警方将通过一切法律手段，包括法律行动，予以回应。

33. 同样，2016年3月2日，信息部部长接待了两名记者，记者向部长提交了一份有156人签字的申诉，抗议警察对记者的暴力行为，期间部长提到了Pavel Dobrovolskiy的案件，并认为警察对其采取的行动有正当理由。

34. 特别报告员回顾说，骚扰记者是该政权的一贯做法，并建议司法当局停止这些做法(见A/70/313)。部长们的言论并未反映出在方针举措方面有任何改变。正如上述案件所显示的那样，骚扰可能有多种形式，包括任意逮捕、行政搜查、没收工作工具和材料、罚款、税务检查或传唤讯问。

35. 上述以法律行动恐吓记者的做法在2010年白俄罗斯的第一轮普遍定期审议期间已被指出，当时曾建议白俄罗斯审查其国家立法，以确保遵守表达自由，并确保新闻自由和独立性符合欧洲和国际标准(A/HRC/15/16, 第98.27-98.32段)。

36. 五年后，在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期间，再次建议该国审查立法，以保证更好地尊重表达自由(A/HRC/30/3, 第129.57-129.65段)。期间呼吁白俄罗斯改善媒体自由的总体状况，并修订有关大众媒体的法律，使其符合国际标准及欧安组织媒体自由问题代表提出的建议。

37. 特别报告员在他最近提交大会的报告(A/70/313)着重讨论意见和表达自由，特别是媒体自由，其中就这一问题已经就提出了许多建议。

38. 欧安组织民主体制和人权事务处选举观察团在关于2015年总统选举的报告中建议当局重新考虑认证要求并允许国内媒体的记者同时为外国媒体或设在海外的白俄罗斯媒体工作，这个建议意义重大。

39. 波兰播放白俄罗斯语节目的电视频道Belsat于2016年3月21日向外交部提交了若干文件，为其记者和摄影师寻求认证，以便在白俄罗斯工作。在本报告定稿时，该频道尚未收到外交部的任何回应。几年以来，Belsat一直在寻求认证(见A/HRC/29/43, 第84段)。

40. 特别报告员重点指出，在骚扰独立媒体的同时，政府采取措施推销国有报纸。例如，命令一家公司的管理层和Salihorsk各企业的雇员订阅若干种“国家控制的出版物”。[[6]](#footnote-7)

41. 特别报告员着重指出艺术家在白俄罗斯的表达自由的状况。他注意到，白俄罗斯自由剧团仍然是非法团体。该剧团的剧目触及白俄罗斯的当代社会问题，剧团仍在演出，但是秘密进行，仅在演出当天宣布表演地点(一般是在私人公寓)。据称该剧团的成员及其支持者曾受到当局的骚扰。

42.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Svetlana Alexievich无法在白俄罗斯出版她的全部作品，这一事实表明，一连串的惩罚性法律、行政条例和政府控制对白俄罗斯的意见、信息和艺术自由构成了多么彻底的遏制。

43. 2015年8月，青年活动分子Viachaslau Kasinerau、Maksim Piakarski和Vadzim Zharomski在一些建筑物上绘制了富有创意的涂鸦。2016年1月29日，Frunzienski地区法院对他们处以巨额罚款。财产受到涂鸦损坏的个人得到充分赔偿后，便提出了撤销案件的申请。此案可以被取消，但检方反而继续指控他们犯有“流氓行为”(《刑法典》，第339条)。在审理期间，据称检察官提及的一些材料表明，甚至在2015年5月涂鸦绘制之前，调查人员就监听了被告们的移动电话。

 B. 结社自由

44. 自设立任务以来，特别报告员已建议采取若干方法来缓解对结社自由权的系统性限制，包括法律、体制做法和一再发生的任意侵犯行为。

45. 白俄罗斯在2010年的普遍定期审议中接受了关于改善结社自由的遵守情况、改进民间社会活动的法律条件的多项建议。尽管如此，2010年以来通过了新的法案和法律，限制结社自由并实际上使民间活动陷于瘫痪。

46. 特别报告员感到遗憾的是，自2014年2月20日通过了关于公共社团和政党的法律修正案以来，尚未接受任何新的注册请求，主要原因是仍留存有大量行政障碍并且缺乏政治意愿。

47. 损害结社自由权的三项主要限制是：注册规则；普遍拒绝予以注册的做法；及将未注册的公民活动以及供资定为刑事罪。最值得注意的是，《刑法典》第93.1条将由未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及其“成员”开展的任何活动定为犯罪。所有公共活动和事件都需要各级政府机构事先授权，这些机构在行使权力时完全自己酌处。申请注册的流程具有高度障碍。民间社会团体的注册申请不断遭到任意拒绝，理由各种各样，其中很多理由甚至未在相关法律或法规中列明。

48. 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有关许多希望自由创建团体的人们所遭遇困难的资料。例如，2015年12月1日，明斯克市执行委员会拒绝了文化和教育公共协会“新选择”获得国家注册的请求。就该决定给出的理由是，该组织的名称与其章程所述的目标不符。

49. 同样在2015年12月，“说实话”公民运动团体作为公共社团进行国家注册的请求第四次遭拒。司法部称，注册申请文件的一些附件缺少签名。当该运动团体的代表询问具体缺失哪些内容时，注册主管部门拒绝答复。

50. 2016年2月17日，据称白俄罗斯国立医科大学的一位代表宣布三个处理学生事务的非政府组织为“未经授权”和“非法的”组织。随后，大学得到指示与学生进行“预防性谈话”，以警告他们不要参与这些组织的活动，说该组织内有反政府分子。特别报告员震惊地看到一个教育实体的管理机构施加压力以限制结社自由，这进一步证明了白俄罗斯存在的系统性压迫。

51. 上述案件有悖于白俄罗斯在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对其审议期间做出的承诺，即审查若干有关改进结社自由的行使及其保障的建议(见A/HRC/30/3, 除其他外，第129.61、129.64和129.87段)，特别是废止《刑法》第193.1条。

52.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还在2011年建议白俄罗斯取消将参与未经注册的公共社团包括妇女社团的活动定为刑事犯罪，以及创建一个有利环境，确保妇女社团享有筹资机会(CEDAW/C/BLR/CO/7, 第28段)。

 C. 和平集会自由

53. 特别报告员对2015年10月以来公众集会未招致警方的暴力行为或即刻逮捕表示欢迎。最近的指示似乎是先考虑处以高额行政罚款，而不是即刻逮捕，但这两种举措依然均属合法。内政部长在2016年3月1日发表的声明中解释说，内政部已“修改了处理未经授权的示威游行的方针”。转变的原因是“国内外政策的不同方向”；然而，部长强调，法律及其不赞成不受欢迎的公众集会的宗旨没有改变。

54. 然而，自10月的总统选举以来，因参加未注册活动而遭到行政起诉和罚款的人数并未下降。他们根据《刑法》第193.1条而在法律上属刑事犯罪的地位保持不变。公众集会审批程序复杂，当局确定某一地点是否适合举行示威的酌处余地广泛，这些都仍然导致公众活动遭到任意否决。[[7]](#footnote-8) 地方当局一贯拒绝批准集会，即便集会地点是它过去在自身的决定中为此目的指定的地点。据报在Biaroza、Vitsebsk、Baranavichy和其他城市都发生过此类状况。[[8]](#footnote-9)

55. 选举期间没有立即压制集会提高了人们的期望值，但与之相反，选举后对8月、9月、10月和11月公众集会的组织者提出了追溯性行政指控，他们都被处以巨额罚款。[[9]](#footnote-10) Viachaslau Siuchyk因参加10月10日和11日总统选举日在自由广场和Kastrychnitskaya广场上举行的示威而被缺席判处高额罚款。基督教民主党的联合主席Pavel Seviarynets, 因参与2015年11月24日的游行被缺席判处罚款。

56. 2016年1月以来，反对派活动分子因参与街头抗议和示威活动而受到新的行政指控。

57. 1月5日，Maksim Viniarski因参加2015年12月2日的学生游行而被处以高额罚款。同一天，Leanid Kulakou因在国际人权日组织示威而被罚款。

58. 1月19日，根据《行政法》第23.34条，Aliaksandr Makayeu因参加2015年11月24日为庆祝1996年公民投票周年纪念日和纪念1999和2000年失踪的政治人士而举行的游行而被罚款。Maksim Viniarski 因同样的活动而受到指控，并被责令支付巨额罚款。学生游行的组织者之一Hleb Vaikul, 被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开除。这名活动分子表示，骚扰行为与他的公民活动有关。

59. 小企业家和反对实施新贸易限制者一再举行的抗议集会产生了众多新的法院案件和判罚，大多数为罚款。2016年1月和2月在明斯克、Baranavichy、Viciebsk、Homiel和Polac都举行了此类集会。

60. 3月，明斯克中央地区法院宣布对Maksim Viniarskiy、Leonid Kulakov、Vyacheslav Sivchik、Pavel Severinets和Pavel Sergey处以罚款。联合公民党的代表因参加声援企业家的集会，面临有关行政罪行的进一步指控。

61. 特别报告员回顾，在2015年总统选举前，白俄罗斯当局援引《公共集会法》所载适用于公共集会的限制，继续对群众活动的法律定义加以限定(A/HRC/ 29/43, 第87段)。已经通过了扩展对“群众活动”的定义和可举行示威地点的新限制。在当局批准公共集会之前，禁止传播任何相关信息。[[10]](#footnote-11) 因此，会引发行政责任的“未经批准的活动”范围已扩展至包括分发印刷材料或进行拍照。还有因参与已获批准的活动而被拘留和起诉的案件报道。[[11]](#footnote-12)

62. 2014年，特别报告员呼吁白俄罗斯当局停止阻挠、惩罚和骚扰行使和平集会权的非政府组织(A/69/307, 第93(K)段)。2015年，特别报告员注意到该国通过了对公共场所集会权利的进一步限制(A/HRC/29/43, 第87段)。令人遗憾的是，正如上述几例所表明的那样，对行使和平集会自由的限制并未被取消。

63. 在2010年白俄罗斯第一轮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提出的建议有国家修订有关群众事件的立法，以确保遵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简化签发举行集会许可的程序(A/HRC/15/16, 第98.34段)。鉴于该国在修订有关公共社团和群众集会的立法以使其符合国际标准方面缺乏进展，在2015年重申了这项建议(见A/HRC/30/3, 第129.57、129.61、129.65、129.71、129.77、129.90和129.92-94段)。

 D. 人权维护者的处境

6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特别报告员不断收到关于人权维护者处境的令人震惊的报告。当局坚持拒绝对Viasna等知名人权组织进行注册。

65. 特别报告员提到了他在2014年向大会提交的报告(A/69/307)，其中他对人权维护者的处境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就确保为活动分子开展工作提供有利环境提出了若干建议。然而，他注意到，限制仍然存在，持续不断的骚扰做法也依然存在，因此人权维护者实际上不可能安全地工作。

66. 2015年11月24日，在明斯克一次纪念1996年公民投票(这次投票增加了总统的权力，并导致死刑的采纳)的和平抗议中，两名Viasna的观察员，Sergei Kaspiarovich和Natalia Satsunkevich, 被控组织了该活动，尽管他们佩戴着有自己照片的观察员徽章。他们面临罚款或拘留。[[12]](#footnote-13)

67. 2016年2月16日，针对前总统候选人Ales Mikhalevich的刑事案件再次被延长了一个月。3月14日，他的案件(最初于2010年事件发生后立案)被暂停，但随时可能重新启动。

68. 2015年7月10日，人权活动分子Mikhail Zhamchuzhny被控故意披露构成官方机密的信息、非法获取(生产)秘密获取构成官方机密信息的工具以及贿赂，被判处六年流放地监禁。尽管审判是秘密进行的，因此并不透明，但特别报告员根据有表面证据的来源认为这一案件具有政治性质。

69. 特别报告员提及Leanid Sudalenka案，此人为人权活动分子，他所受到的经常性骚扰代表了人权维护者遭受的待遇。2015年4月、5月和8月，警察和边境卫队多次在Sudalenka先生的公寓和过境点对他进行搜查，没收了他的电脑，并据控至少有一次，对他使用了暴力。和其他所有针对他的指控一样，所有关于传播色情制品的指控最终被撤销。Sudalenka先生还曾面临税务当局的行政指控，但随后因不具有实质性而被驳回。

70. 特别报告员还提到人权活动分子Alena Tankachova的处境，她于2015年2月被驱逐出白俄罗斯。Tankachova女士向明斯克市内政部提出书面请求，缩短禁止她返回白俄罗斯的时限，并将她的名字从禁止入境的人员名单上删除。该部门拒绝了这一请求。

71. 2010年第一轮普遍定期审议时，各国便曾建议白俄罗斯当局保证民间组织、人权维护者、各政党和工会能够开展合法活动，而不必担心受到报复、限制、司法骚扰或恐吓，并确保有效调查对人权维护者的侵犯，以便将责任人绳之以法(A/HRC/15/16, 第98.30-98.35段)。

72. 五年之后，再次向该国提出了相同建议，即当局应确保人权维护者的人身安全及其人权，特别是表达自由，并对有关恐吓和报复、威胁和暴力侵害人权捍卫者的报告进行及时和透明的调查(A/HRC/30/3, 第129.67-129.90段)。

73. 禁止酷刑委员会在2012年得出了类似结论，即白俄罗斯应采取一切必要步骤，确保保护人权维护者和记者不因其从事的活动而遭受恐吓或暴力，并对此类行为进行迅速、公正和彻底的调查，并进行起诉和惩罚(见CAT/C/BLR/CO/4)。

74.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在2013年已经指出，白俄罗斯应确保在解释和适用以及执行《抵制极端主义法案》时，严格遵守《公约》的原则和条款，使之不会将努力促进消除种族歧视的人权维护者视为打击对象或使他们处于不利地位(见CERD/C/BLR/CO/18-19, 第10段)。

 E. 民间社会

75. 数十年以来，白俄罗斯民间社会的健康发展一直受到限制性规定的压制，这些规定阻碍了筹资，甚至将此定为犯罪。虽然总统在2015年9月2日签署了一项关于外国捐款的法令，简化了一些程序，但所有筹资仍然必须在总统办公室下属的一个部门登记。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求助于外国资金仍然构成行政罪，如果在同一年内重复发生，还可构成刑事案件。人权活动仍然被排除在可接受的支出目标清单上，使此类开支有可能成为犯罪。

76. 因此，关于筹资的总统令维持了在白俄罗斯首轮普遍定期审议期间以及涉及的状况，当时各国曾建议该国加强政府与民间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促进和保护人权(A/HRC/15/16, 第97.40段)，并确保当局允许和方便非政府组织和反对党派的注册(同上，第98.30段)。2015年，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报告说，在这些建议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A/HRC/30/3, 第129.71-129.88段)。

77. 2011年儿童权利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白俄罗斯应审查其法律、条例以及司法和行政做法，以便利非政府组织的注册和运营，并不再将加入未经登记的组织视为犯罪行为(CRC/C/BLR/CO/3-4)。

78. 同样，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在2013年建议，白俄罗斯政府应与从事人权保护方面的工作，尤其是从事打击种族歧视方面工作的民间社会组织协商并扩大对话范围(CERD/C/BLR/CO/18-19, 第21段)。

79. 2014年，特别报告员指出，白俄罗斯当局有必要取消一切法律障碍和实际阻碍，使努力改善国际条约和文件中所规定各种自由享有情况的民间社会能够开展国际合作，这些障碍包括：阻碍、妨碍、限制来自国外同行组织的资金帮助，尤其是将这种资金帮助刑罪化或在经济上加以处罚。(A/HRC/26/44, 第139(O)段)，并停止对部分非政府组织的优惠待遇，为包括人权维护者在内的民间社会创造一个安全有利的环境(A/69/307, 第93(l)段)。

 F.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80. 特别报告员指出，继续有关于酷刑的指控引起他的注意。和过去几年一样，尽管联合国人权机构一再建议，但此类指控很少能带来对行为人的任何刑事调查。当局仍然不允许独立调查员或监察员进入监狱系统。

81. 特别报告员对2016年3月30日关于20岁的Yahor Pratasenia死亡的报告深感不安。2016年1月，Pratasenia先生曾试图在Zhodzina监狱结束自己的生命，以抗议审讯和拘留期间遭受的酷刑和虐待。他于2015年4月被药物管制和人口贩运总局逮捕，并在拘留期间一再受到身体虐待。2015年12月28日，Pratasenia先生被判处14年监禁。特别报告员感到关切的是，监狱当局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防止被拘留者的自杀企图。

82. 特别报告员感到关切的是，有报告称警官经常对足球迷使用暴力。2015年5月3日，据称Baranavichy的警官察毒打球迷，其中56名球迷被拘留并被带到警察局。然后，他们被迫写下声明，不对警方提出申诉。

83. 2015年10月13日，博客作者Viktar Nikitsenka因与“审判卢卡申科”的自制海报一起拍照而遭到明斯克安全部队的拘留和毒打。尽管医学专家在受害人的身体上发现了多处伤痕，当局仍拒绝针对警官进行刑事立案。

84. 自从前政治犯Yauhen Vaskovich、Ihar Alinevich、Yury Rubtsou和Mikalai Dziadok获释以来，他们直言诉说了拘留条件和对囚犯的残忍和有辱人格的待遇。

85. 2015年12月底，一名学生Pavel Rasliakou在就一起盗窃案接受询问时，遭到Kastrychnitski地区内政部警探的殴打。调查委员会拒绝进行刑事立案。医学检查的结论证实了对暴力行为的指控。

86. 2016年1月25日，若干活动分子扰乱了“涂鸦审判”的听审(见上文第43段)。Pavel Siarhei和Maksim Shytsik据称遭到警察的殴打。一名为网上媒体报道审判情况的记者，Pavel Dabravolski, 也遭到了拘留和殴打。Frunzienski地区法院依据警察的证词判处三人罚款，而据被定罪的人员称，该警察殴打了他们。

87. 早在2010年白俄罗斯第一轮普遍定期审议时，各国已建议该国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中对酷刑的定义纳入国家立法，通过实行对酷刑的绝对禁止来尊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将涉嫌酷刑案件的所有人员停职，并确保充分和公正的调查，而且按照《公约》第四条的要求，将行为人绳之以法(A/HRC/15/16, 第97.15、97.28和98-1998.21段)。

88. 2015年，在白俄罗斯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时提出了同样的建议(见A/HRC/ 30/3, 第127.51-52段)。

89. 2012年，禁止酷刑委员会在结论性意见中建议白俄罗斯对其立法和做法进行一系列全面修改(见CAT/C/BLR/CO/4)。

90. 特别报告员还建议白俄罗斯确保在法律和实践中绝对禁止酷刑和其他虐待行为，并采取措施，使剥夺自由设施中的拘留条件符合《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和其他相关国际和国内法律标准(A/HRC/26/44, 第139(j)段)。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在此方面没有看到任何改革或准备。

 G. 任意逮捕和拘留，以及强迫失踪

91. 经常大规模实施短期任意拘留的做法，一直维持着遏制行使公民自由权利的恐惧气氛。特别报告员感到关切的是，政府没有处理人权机制提出的关于任意拘留――特别是对记者和人权维护者的任意拘留――以及关于预防性拘留做法的任何建议。尽管表面上对执法部门的指示是通过法院传唤而不是暴力手段处理公共意见表达，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严重指称表明存在没有逮捕证实施逮捕的情况，及因有争议的指控而将参加公共示威和集会的个人拘留数小时的情况。特别报告员感到关切的是，有指控称存在捏造定罪和对实施任意逮捕及拘留的警官有罪不罚的现象。

92. 特别报告员提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在解决总统的政治对手遭强迫失踪的未决案件方面没有取得进展。这些案件可追溯到1999和2000年(见A/HRC/29/ 43, 第66段)，但至今仍未得到解决，案件涉及对白俄罗斯著名反对派政治人物Viktar Hanchar及其生意伙伴Anatol Krasouski、前内政部部长Yury Zakharanka以及摄影记者Dmitri Zavadski得到证实的绑架。在白俄罗斯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期间，这个问题被再次提出，同时对前任或现任执法机构成员的问责制和警察当局似乎享有的有罪不罚地位提出了严重关切(A/HRC/30/3, 第129.5段)

93. 2015年8月12日，Mikashevichy的警察以醉酒为由拘留了为总统竞选人Tatsiana Karatkevich收集签名的Leanid Dubanosau。该活动分子被迫接受体检，但体检表明他当时是清醒的。[[13]](#footnote-14)

94. 2015年9月9日，欧洲白俄罗斯反对派运动组织的活动分子Aliaksandr Rybachenka因试图对呼吁抵制选举的传单进行拍照而被Homieĺ地区Jeĺsk的警察拘留。这名活动分子被关押在警察局达数小时，最终被无罪释放。[[14]](#footnote-15)

95. 2015年8月1日，警察阻止了在明斯克附近举行的一场摇滚音乐会，并使用武力和非致命性武器拘留了一些青年人，包括少女。

96. 2015年11月6日，试图向卢卡申科总统递送一份请愿书的民间倡议组织“反对法院和检察官办公室目无法纪”的领袖Tamara Siarhei在明斯克中央火车站被拘留。[[15]](#footnote-16)

97. 至少在过去六年中，联合国各人权机制就任意逮捕和拘留提出了许多建议。例如，儿童权利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白俄罗斯当局应对有关2010年12月19日总统选举中任意拘留妇女的申诉展开调查(CRC/C/BLR/CO/3-4)。同样，在白俄罗斯第一轮普遍定期审议时，各国呼吁白俄罗斯政府调查、查明和惩罚对政府反对派实施骚扰、任意拘留和酷刑的行为人(A/HRC/15/16, 第98.23段)。在该国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期间，工作组讨论了任意拘留记者的问题，并吁请该国政府放弃这一做法(见A/HRC/30/3, 第129段)。2014年，特别报告员建议，立即向所有被拘留者通报将其拘留的原因和针对他们的任何指控，并允许他们与自行选择的律师和家人定期会面(A/HRC/26/44, 第139 (i)段)。

 H. 死刑

98. 白俄罗斯仍然是唯一执行死刑的欧洲国家。当局不公布有关处决数量的资料，据报告处决方式为枪决。处决时间不向囚犯及其亲属通报，亲属也不会事先得到通知。尸体不会送还给亲属，而是被埋葬在没有标记的坟墓。[[16]](#footnote-17) 多年来，尽管联合国机构和同类程序提出了许多建议，但该国仍然维持这种做法。

99. 自特别报告员上次向人权理事会提交报告以来，该国宣布了三个死刑判决。2015年11月20日，Ivan Kulesh被Hrodna地区法院判处死刑。2016年3月29日，最高法院核准了该判决。2016年1月5日，Henadz Yakavistki被明斯克地区法院判处死刑。2月16日，Sergei Khmelevsky被明斯克地区法院判处死刑。

100. 该国政府继续其政策，无视在人权事务委员会尚未完成的审议，继续执行处决。2015年11月6日，人权事务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无视临时保护措施的要求而于2014年4月17日处决Pavel Selyun的行为因使用酷刑而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并因剥夺此人的生命权而违反了《公约》第六条。(CCPR/C/115/D/2289/2013, 第2289/2013号来文)。

101. 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关于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任择议定书》的建议(A/HRC/30/3, 第130.1至130.9段)没有得到白俄罗斯政府的支持；特别报告员仍然严重怀疑当局对结束上文所述做法所表现出的诚意。此外，特别报告员一直将2012年设立死刑问题议会工作组视为一项积极的进展，但该工作组尚未发布任何建设性的结论。

102. 该国在其支持的建议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例如有关开展公共宣传运动，解释支持废除死刑的理由，以期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任择议定书》(A/HRC/30/3, 第127.1段)，也没有审查有关暂停实施死刑的建议(同上，第129.31至129.49段)。

103. 在白俄罗斯高度集权的决策制度中，在死刑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例如将死刑减刑为终身监禁，或实际暂停执行死刑)，可解释为主要由于白俄罗斯当局缺乏政治意愿。

 I. 选举制度

104. 欧安组织民主体制和人权事务处选举观察团监督了2015年10月11日举行的总统选举，并于2016年1月28日发表了报告。[[17]](#footnote-18) 在报告中，观察团提到了行政工作方面的一些改进及主管当局寻求合作的特定善意姿态。报告中指出，没有出现破坏了2010年选举的那种针对反对派集会的暴力行为，不过报告强调指出总体上缺乏进展，特别是在媒体权利、选民投票率可核查性、计票透明度和选举委员会的包容性等关键领域。

105. 二十年来，白俄罗斯议会一直是欧洲唯一没有任何反对派成员的立法机构，而且由于总统有通过总统令治理的权力，议会实际上一直没有立法的有效权限。

106. 鉴于2016年9月即将举行议会选举，特别报告员仍然感到关切的是，政府在拒绝政党注册或取消注册方面有广泛的酌处权。自2000年以来，白俄罗斯当局尚未注册任何新政党，而且各政党的注册请求一再遭到拒绝。例如，2015年8月14日，司法部第五次拒绝为白俄罗斯基督教民主党注册。因此，2015年9月14日，该党领导人就拒绝注册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诉。12月，该党创始人第六次提交注册申请。

107. 经注册的反对派政党举行公开会议的请求往往遭到否决。例如，白俄罗斯左翼政党“公平世界”报告说，它提出了65次申请，希望获准与选民举行会议，均被驳回；联合公民党说8次请求全部被驳回；而白俄罗斯基督教民主党组织委员会成员的16次申请全部被拒绝。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支持现任执政党派的各党派及社团获准了大量举行活动。[[18]](#footnote-19)

108.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2016年2月12日，该国根据欧安组织民主体制和人权事务处关于采取措施改善选举进程的建议，设立了一个部间专家小组。然而，他感到遗憾的是，关于修正《选举法》的建议要在9月议会选举之后才会得到审议，而且工作组并没有民间社会的代表。

109. 特别报告员指出，被释放的六名政治犯(包括一些前总统候选人)(见上文第4段)仍然没有公民权利，因此不能参加选举。

110. 2015年，特别报告员提交了对选举相关人权状况的全面评估(见A/HRC/ 29/43)。评估就2015年10月的总统选举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对将于2016年9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仍然有效。

111. 最理想的改革措施将是允许在大众媒体上自由传播政治信息和进行包容各方的辩论；废除将呼吁抵制选举定为犯罪的2013年的法律；确保党派的注册及其参与选举委员会；并确保投票率和投票结果可以核查(见A/HRC/29/43和A/70/313)。

112. 特别报告员强调指出，没有暴力只是充分遵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五条的最基本的先决条件。2016年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将是一个机会，让当局通过确保自由和公正的议会选举能够推动组建一个强有力的、多元化的立法机构来展现其对改革的承诺。

 J. 工作条件

113. 特别报告员、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和若干其他机构都对白俄罗斯仍然大量存在强迫劳动提出批评，该国是唯一一个国有财产占整个经济体70%至80%的欧洲国家。

114. 特别报告员感到痛惜的是，该国于2015年5月6日批准了关于防止社会依赖的第3号总统令，其中为白俄罗斯扩大强迫劳动的做法创造了条件。该总统令规定某些类别的失业公民(包括养育子女到一定年龄的妇女、残疾人、老年人和学生)应支付费用。它还赋予警察权利逮捕“有义务”的人员(例如子女由政府监护的父母)，即使他们仅缺勤一次，并派他们参加强制性工作。

115. 特别报告员收到报告称，地方当局胁迫当地企业和组织的雇员要求参与无报酬的工作，如清洁街道。据称Kruhlaje地区的一些雇员被要求在2015年10月27日(“工作场所无偿劳动日”)将其赚取的工资捐赠给地方当局持有的一个特别账户。

116. 特别报告员仍然感到关切的是，非官方工会成员和其他一些活动分子在工作场所面临歧视。

117. 2015年9月，一名身着囚服上班以抗议劳动条件的工会活动分子被解雇。[[19]](#footnote-20)

118. 据称Babrujsk拖拉机厂的管理层继续解雇白俄罗斯自由工会的活动分子。2015年8月，据称有三名工会成员被该厂解雇。他们向区域执行委员会主席提起申诉，但后者没有采取任何行动。[[20]](#footnote-21)

119. 2015年白俄罗斯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提出了工作条件和强迫劳动的问题，并呼吁白俄罗斯采取措施，落实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的建议，包括废除所有形式的强迫劳动、取消怠工罚款，并废除作为阻止工人批评其工作条件的手段而广泛使用的短期工作合同(A/HRC/30/3, 第127.86和129.96段)。

 K. 歧视

120. 虽然《白俄罗斯宪法》保障平等和不歧视的普遍原则，但没有实施相应的反歧视法律框架。只有《劳动法》中列出了一些可能的歧视理由，但并非详尽无遗。由于白俄罗斯没有具体的反歧视法，法院不接受基于歧视的诉讼(A/HRC/ 29/43, 第115段)。普遍缺乏结社自由也是造成社会内部歧视的原因。

121. 特别报告员重申其在2015年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提出的建议(A/HRC/30/3, 第129.24-129.28段)，即为有效解决歧视问题和相关有罪不罚现象，白俄罗斯当局应颁布全面的反歧视法律，禁止任何基于种族、宗教、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语言、政治信仰或身心残疾的歧视，同时建立各种机制，以确保宪法规定的平等和不歧视原则，并对歧视案件规定法律补救。

 1. 性别

122. 虽然有妇女被选定担任国家机构中的各种职位，但2011年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在其关于白俄罗斯的结论性意见中吁请缔约国考虑通过一项关于性别平等的法律或全面的反歧视立法，包括明确界定歧视妇女的一切形式(CEDAW/C/ BLR/CO/7, 第12段)。家庭暴力、工资差距和参与政治生活及决策进程仍是经常性的挑战。

123. 白俄罗斯尚未出台关于家庭暴力和婚内强奸的立法。[[21]](#footnote-22) 政府打击基于性别的暴力的工作主要以防止此类罪行为目标，而不是保护或协助受害者。此外，当局没有处理暴力的根源，包括酗酒、社会污名和性别成见。[[22]](#footnote-23) 联合国人口基金已承诺支持政府的工作，以制定和通过一项关于家庭暴力的法律。

124. 尽管《劳动法》第14条规定在劳资关系中禁止任何歧视，但劳动力市场中的男女不平等仍然是一个问题。[[23]](#footnote-24) 例如，独立的非政府妇女组织报告说，妇女的工资至少比男子低25%。[[24]](#footnote-25)

125. 在2015年白俄罗斯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中，各国建议白俄罗斯应继续实施其消除对妇女歧视的计划，并在保护和促进妇女权利方面进一步投入，以鼓励她们参与决策过程(见A/HRC/30/3, 第127段)。

 2. 残疾人

126. 特别报告员赞扬白俄罗斯于2015年9月28日签署了《残疾人权利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然而，由于没有具体禁止歧视有身体、感官、智力或心理残疾的人员，残疾人依然面临实际和监管方面的障碍、在获取工作和教育方面的困难和陈规定型观念(A/HRC/29/43, 第120段)。因此，特别报告员建议政府使立法和做法符合《公约》规定。

 3. 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和两性人

127. 虽然同性关系不再被定为犯罪，但现行立法不向基于性取向、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的歧视受害者提供保护。[[25]](#footnote-26) 部分由于厌恶同性恋的普遍言论(甚至连政府最高层也表达过这种言论)，在白俄罗斯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和两性人的歧视仍然是一个普遍现象，经常表现为暴力行为。例如，2014年5月25日，年轻男子Mikhail Pishcheuski在离开明斯克一家同性恋俱乐部时受到攻击(A/HRC/29/43, 第123段)。2015年10月27日，Pishcheuski先生因伤势在医院去世。虽然在审判时，凶手承认自己是因认为Pishcheuski先生是同性恋，才开始对他的骚扰，但法院裁定犯罪动机为“鲁莽”，这表明，在针对同性恋者的犯罪案件中，没有将仇恨视为一个加重处罚的因素。犯罪人被判处二年零八个月的监禁，但在判决11个月之后即获释。

128. 2014年12月，政府提出了“反宣传”法草案，其中禁止向儿童传播任何“诋毁家庭制度”的信息。法案草案没有提及任何具体的刑法或刑事制裁，但有可能进一步遏制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公开讨论。[[26]](#footnote-27)

 L. 文化权利

129. 特别报告员仍然感到关切的是，白俄罗斯语在教育和文化生活中的使用有限(A/HRC/29/43, 第126段)，而且政府系统性地无视语言平等的原则。

130. 2015年8月，议会教育、文化和科学事务常设委员会审议了白俄罗斯语协会的Salihorsk分部关于有必要在所有生活领域确保白俄罗斯语和俄语平等的请求。委员会否认现行立法限制了公民使用任何一种官方语言的权利。[[27]](#footnote-28)

131. 2013年，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已经呼吁白俄罗斯政府确保向希望以白俄罗斯语学习(包括在高等教育一级)的人提供这种机会，并促进在生活的所有领域，包括文化生活中，更广泛地使用白俄罗斯语 (E/C.12/BLR/CO/4-6, 第29段)。

 五. 结论和建议

132. 鉴于所获得的关于报告所述期间的资料，特别报告员认为，白俄罗斯对人权的系统性限制没有改变。

133. 尽管众多联合国人权机制一再建议该国修订国内法律，使其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压制性的法律框架未发生任何可察觉的实质性变化。对自由享有所有人权的根深蒂固的限制仍然是政府组织和运作的固有特征。

134. 自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对白俄罗斯进行首轮审议的五年以来，该国仍不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合作。

135. 特别报告员感到关切的是，基于零星和微不足道的变化而认为白俄罗斯的人权状况有所改善的看法，掩盖了该国缺乏政治意愿着手进行迫切需要的根本性转变的事实。尽管如此，政府作出的一些可喜的让步，例如在总统选举前夕释放政治犯，或对未经许可的集会的参加者倾向于选择罚款而不是实施拘留，使我们心怀希望，期待该国最终将开始执行其长久以来对遵守国际人权标准的承诺。

136. 特别报告员鼓励白俄罗斯当局利用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加强(哪怕是逐步加强)国家人权保护制度。国际和区域人权机制提出的一长串建议为当局提供了整套工具。

137. 因此，联合国必须保持目前对白俄罗斯遵守人权义务的监督水平，特别是考虑到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

138. 特别报告员重申他愿意与白俄罗斯政府合作。他在前几次报告中提出的建议仍然有效。

139. 此外，特别报告员建议白俄罗斯政府：

1. 恢复所有已释放政治犯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2. 废除《刑法典》限制和平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的第193-1条；
3. 把基于许可的注册制度转变为基于通知的注册制度，从而使集会、结社和表达自由以及许多其他人权不再取决于政治化、有选择和任意的政府决定；
4. 为没有得到官方认可的民间社会组织和政党注册；
5. 暂停执行死刑，以期彻底废除死刑；
6. 通过与国际、区域和国内合作伙伴包括民间社会合作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落实各人权机制提出的所有建议；
7. 根据《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建立一个独立的机构负责法官和检察官的任命、晋升、停职和解职工作；
8. 确保保护所有人权维护者和活动分子免遭政府或执法官员的虐待，并处理后者侵犯人权案件中的有罪不罚现象；
9. 落实欧安组织选举观察团在其关于2012年议会选举和2015年总统选举的报告中提出的建议；
10. 起草一项包含所有歧视理由的反歧视法。

1. OSCE, “Belaru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11 October 2015: Final Report”, 28 January 2016. [↑](#footnote-ref-2)
2. 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白俄罗斯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米克洛什·豪劳斯蒂的声明”，2016年2月9日。 [↑](#footnote-ref-3)
3. 见CCPR/C/115/D/2019/2010 (Anatoly Poplavny诉白俄罗斯)；CCPR/C/115/D/2016/2010, (Leonid Sudalenko)；CCPR/C/115/D/2133/2012, (Marina Statkevich和Oleg Matskevich诉白俄罗斯)；CCPR/C/115/D/1996/2010 (Ivan Kruk 诉白俄罗斯)；CCPR/C/115/D/2289/2013 (Pavel Selyun诉白俄罗斯)；CCPR/C/115/D/2011/2010 (Vladimir Romanovsky诉白俄罗斯)。 [↑](#footnote-ref-4)
4. See OSCE,“Belarus,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23 September 2012: Final Report”, 14 December 2012, and “[Belaru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11 October 2015: Final Report](http://www.osce.org/odihr/elections/belarus/218981)”, 28 January 2016. [↑](#footnote-ref-5)
5. See Viasna Human Rights Center,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Belarus in 2015: Analytical review”. [↑](#footnote-ref-6)
6. Viasna Human Rights Center,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Belarus: December 2015, 4 January 2016. [↑](#footnote-ref-7)
7. Civil Rights Defenders, “Human Rights in Belarus”, 7 July 2015. [↑](#footnote-ref-8)
8. Belarusian Helsinki Committee, Analytical report: July – September 2015 (available from http://belhelcom.org/en/node/19821). [↑](#footnote-ref-9)
9. Ibid. [↑](#footnote-ref-10)
10. See Human Rights Watch, Human Rights Watch UPR Submission to UNHRC: Belarus, 17 September 2014. [↑](#footnote-ref-11)
11. Viasna Human Rights Center, “Situ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Belarus in December 2014”, 13 January 2015. [↑](#footnote-ref-12)
12. Worldwide Movement for Human Rights, “Belarus, judicial harassment of Mr. Sergei Kaspiarovich and Ms. Natalia Satsunkevich”, 3 December 2015. [↑](#footnote-ref-13)
13. Viasna Human Rights Center, “Collector of signatures for Tatsiana Karatkevich detained in Mikaševičy”, 13 August 2015. [↑](#footnote-ref-14)
14. Viasna, “European Belarus activist detained in Jelsk”. 21 September 2015. [↑](#footnote-ref-15)
15. Viasna,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Belarus: November 2015”, 2 December 2015. [↑](#footnote-ref-16)
16. Civil Rights Defenders, “Human Rights in Belarus”, 7 July 2015. [↑](#footnote-ref-17)
17. OSCE, “Belaru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28 January 2016 (see footnote 1). [↑](#footnote-ref-18)
18. Ibid. [↑](#footnote-ref-19)
19. Viasna, “Baranavičy: Opposition activist fired over wearing prison uniform at work”, 27 September 2015. [↑](#footnote-ref-20)
20. Viasna, “Another trade union activist loses job in Babrujsk”, 16 September 2015. [↑](#footnote-ref-21)
21. Civil Rights Defenders, “Human Rights in Belarus”, 7 July 2015. [↑](#footnote-ref-22)
22.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4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 – Belarus, 25 June 2015 (available from www.refworld.org/docid/559bd58112.html). [↑](#footnote-ref-23)
23. See ODB Brussels, “Global Call for Proposal 2015 under EIDHR Announced”, 14 September 2015. [↑](#footnote-ref-24)
24.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4 Country Reports – Belarus (see footnote 23 above). [↑](#footnote-ref-25)
25. 白俄罗斯同性恋组织和性权利倡议为白俄罗斯的普遍定期审议提交的联署材料，2015年5月。 [↑](#footnote-ref-26)
26. See ILGA-Europe, Annual Review of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of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 and Intersex People in Europe, 2015. [↑](#footnote-ref-27)
27. Viasna, “Parliament believes that language is settled perfectly by current legislation”, 12 August 2015. [↑](#footnote-ref-28)